張文定公紆玉樓集

張文定公紓玉樓集卷之七

序一十三首

賀揔邉嚴侯重建廨宇圖序

臨山及觀定三衛在東南極邉釋書所稱海峤孤絕處

國家命拮揮優才力者揔邉事備倭奴以時警廵海上而定海其常駐所也故有廨宇隘且陋當道請闢以重

威而嚴侯克承適自海寧來涖兹任遂拓而新之以丁亥春落成縉紳之知侯者相率以圖贈而屬文於予盖

倭奴在海外絕島忌懐我

威德時修貢獻而育種繁夥貪狡叵測得鏄則攢共螫

詹不復顧憚故

皇朝雖受厥朝享渥賚有加然自齊魯極于南粵綿數千里薄海之地設官隄備可謂至周而其朝貢所必由警戒所最先爲東南要害者曰定海邇歲倭奴以朝貢至目以其私懟相戕居然肆不靖雖小創以遯而忮心未釋用是三衛把總之寄當道益難其人旁咨慎選而得嚴侯乃以授之迄今再朞而水寨肅烽堠謹肆演哨調勤而有法度屬職旗兵遞相覩長有臂指之勢蓋軍政煥然一改于舊而厯守規制亦與俱新侯不爲能且賢矣乎夫泚盧豪曹非斬首馘而尋常潰則脉衝巨

艦弗以施焉嚴侯韜畧涵乎中而文雅形乎外讀書好禮工吟詠梓書籍均諸同志其施爲崇尚豈尋常武弁所能及而猷畧之試宜其焯焯如今日也是固列郡所咸倚重而吾明人士承藉尤切則夫交譽共慶所不能已予獨得默焉乎哉

贈古濤師畫竹序

予性最愛竹竹之生惟湖湘最多往歲仕其地所至得恣情焉正德乙卯歸隱於四明首植竹數莖於所居之東偏日夕遶其下泠然喜也聞僧有古濤師者亦好竹一日至廣福寺見壁間畫竹問曰師何爲其好竹也亦

有說乎古濤對曰有夫炎凉不能移其色繁華不能尚其素特生而不倚處幽而不亂外清淨而中若空者是吾之所爲好也子曰是於體則似矣而用猶未也古濤因曰先生之好之也何如曰夫尋而直圓而貞節而通穿土壤而不汙貅雲霄而不亢厲霜雪也非猛而絕埃壒也非猜斷而吹之象鳳鳴諧韶濩宣八方之風而協萬民之情焉是吾之所爲好也以師之體達吾之用亦易耳然師老矣不可以復爲也雖然涉於道吾見叢棘棧棧矣陟於岡吾見榛莽翳翳矣安得夫孤標直節脩然離客塵而大之者邪昌黎之大顛東坡之佛印彼皆有

為取乎爾于時張子畸人者在來莞爾而笑或曰竹苞固而節勁歲寒不凋故繪之以為師壽不惟其好之云爾吾古壽出鄞東舊族石氏為都綱祿司二十年今年壽八十九月十一日其生日也雖其法不以脩短為事而冲漠恬愉自足以得壽其所論好竹云云固以自狀非夸言吾黨士夫多樂與之交畸人其最厚者請予書之

贈天竺無際師序

正德甲戌春二月予省覲還京師道杭城聞三天竺之勝携友人游焉出蘇堤覽六橋而西滄波列嶂林花岍

柳隱映臺榭間越十餘里景益幽邃而飛來蓮花諸峯如神鏤鬼輸劇目怵心長松翠篁映帶泉流颯然如隔人世又數里則乳竇白雲獅子雙桂諸峯森列薄天左右拱揖所謂三天竺者相望其間各一里許而朝奨夕桂至上天竺乃窮則爲之停車解衣盤薄烟靄而無際師者師其徒出迎供茗菓具殺蔬款語几閣間久之若對野鶴孤雲憺焉忘歸日晏得詩而別已而宦轍東西恒思再至其地一遑懷焉而不可得乃者無際遣其徒走數百里謁文於予乃知師之不能忘予亦猶予之不能忘師也詩曰天作高山山皆天作而幽奇名勝之處

[illegible]無沚意焉者亦猶人皆天生而聰達超逸之士則

[illegible]然天之所厚然名勝常在而其人不可以數遭也故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若無際其可與言矣乎雖

然無際之端則大矣抑亦吾之所謂無際乎其非也吾

所謂無際云者浩浩其天無意無必焉者也不以徑取

不以正獲不然有意於無際猶有際也去而有際就吾

無際則吾固有說焉其尚齋三月而後請

送郡侯周公入覲序

孔子論士主於行已有恥究其次至寧取硜硜信果之

夫而便儇巧佞之流不與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

可以有爲夫木必有幹而枝葉依之不然身且不能自植而徒曰經濟經濟其誰能信之間或稍扶風節嘵嘵焉揚清而標白招人之非而表其是則夫片善一德已不能自容於其身其何以任天下故先儒又曰成天下之事者不貴於才而貴於量雖然節以持之量以受之才在其中矣周公順卿之守寧波也家累不隨酒肉不御音樂不聽菜羹疏飯日旰乃進於世味泊然無所嗜清約之風古亦何可多見而公處之如竊脂不穀騶虞不殺性於天而無矯於外其德操風度不可跂而及受大任重有餘地焉於一郡乎何有是故其治民也撫之

以忠而施之有漸公而明生焉其明非察廉而威生焉
其威弗猛苟利於物衆撓而弗能止苟害於政力推而
不可動鰥寡得以輸其情而豪右莫敢張其勢是以涖
政僅再朞而民咸懷之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非公
其誰哉然後知天下國家所藉於士君子者其所重固
自有在而術才役智之徒果不足以濟事孔孟之言爲
必信無疑也顧才炫於外者易見而根於德者難知知
不知於公無與也然
明天子新即政首覲群辟將大彰黜陟以風厲天下本
末輕重其機胡可以不審也書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如周公非古所謂循吏者耶予雖
處僻陋嘗竊懐先聖賢之意而槩心於天下久矣於公
行得無懐乎敢以所聞於鄉先生者於醵餞也布之

送寧波郡守周公述職之京序

上即位之二年春正月當天下述職之期寧波去京師
四千里而遠郡守太倉周公以元年秋九月戒行提舉
市舶謝君輩請於予曰惟寧波爲
國家要郡原田沃衍民勤而地治海錯魚鮮之美甲天
下財賦所入非禹貢之舊山川秀淑而民多智僻陋深
谷咸習舉子每大比中式士居浙藩三之一進擢甲科

一舉或二十人然其地儳入東海閩粤商舶上下往來島夷朝貢捨舟登陸跋涉於斯夫財貨聚則事多而弊積不可勝窮人材衆則觀聽巧而論議多不可以旦夕襲聲譽且海徼則封守所在恒戒不虞而海外屬國於是乎望氣色探風聲焉且今武備雖屬之軍衞董之憲臣而偵邏儆警民牧兼之內赤子外龍蛇撫禦恒異爲之守者其責任重且要非列郡比而周公以禮部郎中來守茲土鎭以廉靜撫以忠勤綏以仁恕不事表暴不尚文法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行之二年而民懷事敘頌聲四起豈惟中土賴之而椎髻卉服且將聞風慕義於

滄溟浩渺之墟庶幾天無烈風暴雨海不揚波之休乎
茲固
皇上盛德而我公導揚之力亦惡可誣吾儕奉命于茲
惟交遠人是職內治不修控馭焉恃佩誦公德誠不容
口矧
聖天子丕釐群工會同惟初海隅之邦以我公入
覲元首股肱可謂盛哉紀
聖明之治與我公之績播聲教於萬里外國而昭示久
遠不可無文文非吾子其誰宜弔不佞既從鄉大夫頌
公至是固辭不獲而謝君嘗倅吾郡其言皆信遂敘次

以俟

賀黄巖劉先生陞江西憲副序

黄巖劉子舜卿以南京戶部郎中考績之京未幾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承

勅督贛州兵備

命聞留都客有過予言曰劉子上黨名家也伯氏紫巖公弱冠及第馳聲翰林三十年劉子之所熏濡於伯仲間者皆文事也舉進士被

簡入翰林讀中秘書已而復以給事中改史職入翰林其履歷於宦途者亦文事也其動容和而有則其言論

辯而有序詞章纂述鏗然而金石鳴蔚然而鸞鳳翥得之心而形之外者又孰非文事也乎令縱不能還之詞垣而處之遠外則彼董正學校之司非其所優為乎而必以武事屬焉殆非所以處劉子也乎曰不然天下事同歸而殊途而君子之於天下也亦惟不器之為貴劉子居翰林則文章見焉在諫垣則忠讜聞焉處戶曹則稽覈之精出納之愼著焉是其可以器目之乎且夫有文事必有武備南贛之任安知其非所優為也方紫巖公之在翰林也亦嘗出試於兵曹出試於銓部矣是雖由一時嫉忮者之為而公之不器之具益於是乎見是故

進而爲少宗伯爲冢宰損益宰制之間有迎刃而解之
勢天下之以燮理寅亮望之蓋若干年矣
聖天子篤不忘遠之志謂南贛去京師數千里當荊楚
吳粵之衝一或有事則肢體之不寧固足爲腹心累也
是以選擇而任劉子他日威德旁流民夷綏服以益顯
其不器之所由是進而爲卿爲輔大展其平生而燁然
與伯氏駢輝則今日之行實爲之階也而胡可少哉吾
子之言無乃舉一而遺二乎他日戶部郎中徐　氏
主事胡啓忠氏嘗與劉子同寅而重其德義者相與徵
予文以賀予昔在翰林嘗從紫巖公後邇歲起廢來留

都幸獲交於黃巖令茲譔官吏部又辱侍公左右日領教言而知黃巖益深乃述對客之言以告徐子胡子二子皆應曰然遂書以復

送唐君出守太平序

瓊山在大海之南其風氣蓄而弗宣故其人士往往完厥才器以克臻實用予所知者若南京戶部郎中唐君其一也唐君二守於寶慶踰年而調武昌武昌之政予嘗見之矣蓋居會城之內當八藩之衝宗室列焉撫巡藩臬之司臨焉五方之士民相出入會萃焉酬應如彼其繁也唐君八年於是歷任如彼其久

也八敉之間所更監臨之司數十百人何而察之者如彼其衆也然而有弗疑疑必問焉有弗勞勞必委焉有弗撒撒必先焉有弗舉舉必及焉向使其才足以有為而志慮少有弗實入固將覷其間隙以生異議雖欲保厥令名以及今日庸可得乎廼者當道知其賢以南京戶部郎中擢守廣西之太平太平之政乎又得而逆見之也蓋其地僻在南徼其風氣猶閟也而厚斯存焉其民夷雜糅也而朴斯寓焉以君有為之才而仁厚以撫之忠信以孚之其有不感而化者乎且太平密邇交阯交阯之不修職貢于今若干年當道者選擇而用君豈

惟以爲太平抑亦將以來遠人乎若見聲實並懋而超陞大拜之有日也予每病夫夸誕之悞世而雅有取於唐君之實爾用於其行固將張之掌科林先生者君邑人亦予所雅重者也爲之課所以贈於是乎言

送別王生師觀序

陳師曾氏別予十有三年矣今年夏遣其門人王生顒自楚攸視予于留都至則予以齊衰歸四明且越月矣生乃不憚跋涉自留都來吊已而以教言請抱哀疚僝焉無以答王生也塡之生作而曰敢問知也者知也問行曰行也者行也敢問知行二乎孰云

非二然則謂合一者非耶曰未始不合一也不違曰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天陽也地陰也謂天地非二得乎陽根陰陰根陽交運而無方謂天地非一得乎曰何如斯可謂之聖矣曰知之至也行之至也斯可謂之聖矣曰古之聖人有優劣乎曰堯舜文王孔子吾不能差其優劣也曰其力量可得而言歟曰噫淺之窺聖人也而以力量言聖聖也者大而化之化也者如天之化渾乎其無跡也不慮而得不行而至矣何待於力夫何有於量

送別俞侯還台州序

不勞而動物者其誠乎今夫士抱才智能能焉斯自見

者非不巧規避而工繢飾也而或百孔千瘡日以布露而不可掩傳曰忠信爲周其弗信矣乎浙東諸郡明與台也相望於東海之堧亡敏達而民巧慧一也敏達則不可欺巧慧則好伺而輕議吏其土者殆亦不易爲矣俞侯貳守於台台之士若民無弗賢之者會吾明太守王侯以考績去當道議曰明之爲郡壤虛出東大洋之上倭奴之所下上汀濵奸細之所窺伺而出沒也撫赤子於内而禦龍蛇於外必得其人得其人莫如用俞侯乃檄侯攝篆於明不數閱月而明之士若民無弗賢之者侯悃愊而文明敏而于諒公誠公也廉誠廉也惠誠

惠也則其于台于明人之賢之無間言者夫豈有所掩護矯飾而得乎哉夫然後知誠之爲貴也侯滋適台而明人如弗能釋于方儼焉苴經不獲從鄉大夫出餞乃述明父老之意以贈而因以質台之人士其以予言爲信否也

送郡侯遲菴王公陞山東憲副序

萬物莫勞乎天亦莫勞乎聖天之道體物而不遺聖人之仁體事而無不在惟不遺故瓦礫皆道也惟無不在故昆魚草木皆仁也雖欲自逸夫惡得而逸諸是故天之於物也燠之寒之宣之節之熯之澤之啓之閉之蓋

歷萬古而不舍晝夜勞孰加焉聖人之於事也拊之循之作之迪之艾之剔之固而護之曲而防之蓋終其身而不懈一瞬勞孰加焉夫惟無逸於我而後無病於物而後無戾乎氣而後無歉乎志楊雄有言天樂天聖樂聖其皆出於勞乎今之人遺世以爲高勤物以爲俗事大曰不可爲事小曰不足爲咸若是天下將惡乎待哉

金壇遲菴王公以四明太守擢憲副於山東時通州馬子以兵部郎中謫推四明爲之徵贈言於予予惟憲臬之司於吏情民隱無所不當察苟戾於法無所不得問書曰由慰曰勤罔或戒不勤言折刑之難也予嘗有見

於王公之政矣公始以吏部郎中出守東郡戊子之夏予旅召之京四方官舟集東郡者日數十艘公節量酬應各適其宜四方之人無弗嘖嘖然譽之地闢而事治問其民民懷之問其吏吏威之從而之四明四明之士民感而頌之有加於東郡公其勞於民矣乎然公之政四明也以便養請也比太夫人就養朝夕承事得其懽仲氏卒業于門公誨而愛之因其心所謂以孝友施于有政公不為仁人乎哉於以持憲節於東魯吾見東魯之民之蒙澤也顧公廉直有文高明而弘闊嘗自贊曰見勢利而畏懦以靜退而為上若將有不屑世故之心

焉此固公之高致而天之所以畀公者殆不如是也昌黎不云時人聖賢之身聖賢時人之耳目也公受耳目之寄於天豈其任斯民之顛危而不爲之所乎希聖希天之說吾非王公之語而誰語

、賀定海大尹王侯榮膺勞典序

定海縣庠生章會暨其弟晉以其舅氏慈庠生裴景文者予妹壻也因之以謁於予曰上元王侯之令吾邑也視斯民如其子視官事如其家囹圄無滯囚而窮閻之下無宛民倉囷有羨粟而瀕海之鄉無倖歲杜詭寄摘虛懸清飛派覈田畝覈稅賦數十年載盆之徒一朝而

見天日優禮生徒課誨以時民悅其澤而士孚其化非一日于此矣當道賢之爲之奬勞者數四而近日臺臣以督醝按部又從而嘉奬之會等覩茲盛典思有以揄揚其美而愧不文不足爲侯重先生𤨏邇附封侯之政聞之熟矣願惠而賁之言焉予曰王侯之政則予聞之矣然方其在官也而諸生頌之無乃嫌於佞乎生曰不然守令之於民有父母之道焉其於士有師弟之義焉是故昔之人有躋堂而祝者矣有聞令而謳者矣有秉竹而迎者矣有夾騎而行者矣而况我侯之公直雖一私不可以干亦奚佞之避爲予曰然昔鄭人游于鄉校

以議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進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夫使王侯聞諸生之言也而亦懋其善遏其爲澤豈止一邑哉感而頌之又豈止一邑士哉乃次第其言以復

慶太親翁槐庭陸公榮封序

盛治之世上歛福以錫下下保極以錫上故其時不惟朝者之上人才充焉而山林泉石亦必有皓龐鮐耇之士食福乎其間以昭一代之運若吾鄞槐庭陸公則又獨膺其最盛者乎公生自宣德間至于今歷七朝年九

十有五
列聖之封培冲和之薰洽海內蒙福固多其人而公之
一身則舉箕疇所陳而又有加焉何其盛也陸氏自康
僖公起家進士爲大司寇公弟碧洲公繼之以監察御
史歷官憲副長子登倅通州遷碭山令仲鉞將授官辭
歸侍養季鎧游庠校有名諸從子又方躋顯仕鏗鞫震
時譽公于其間疾疢不能嬰其躬憂患無以嚴其志年
踰大耋而聰明强力不少渝於平生迺者恭值
皇上誕育皇儲
覃恩天下公以通州湍秩榮被

恩封則夫膺氣數之尨而昭
錫福之盛如公者海內詎多得耶公孝友恬素崇儒而
尚禮峻不睽崖和不媟昵肅雍之風自閨閫而鄉閭未
嘗少間與人居或坐立終日未嘗見跛倚焉綜理有方
家日恢裕而屏華崇實泊然無所競於時守信行義毅
然不少牽於俗泰蔡嘗致其洗腆見貧乏周之恐後壽
既益高賓朋稱賀避弗納有司以優老有
詔請冠帶弗許其平生保極以錫
上者蓋如此迺今卒受褒章輝耀桑梓而歆艷夫鄉之
人豈偶然之故也予不佞竊念先吏部公嘗與公交游

毎誦公風情弗置茲又幸締姻公門闢公榮壽益康欣
慶之私亦欲從諸親後奉觴而縻職未遂適公從子憲
副君拜
表南還乃書此而將之以遥致頌祝而敢勸歸極之民
焉自茲以往公其享無疆之壽
上亦有無疆之錫哉

送鍾訓導遷政和教諭序

四明司訓鍾國華將行鄉大夫餞之入城西而屬予以言
贈予乃言曰鍾君分教吾四明絶三年門下士取科第
揚碩顯者甚盛鍾君其善教人哉雖然四明自古稱文

獻地在漢中丞任公梁虞氏伯仲甫虞文懿賀秘監宋
楊大隱杜醇王君一高獻敏萬竹先生舒文靖沈端憲
楊敬仲袁正獻樓宣獻諸公咸以學藝推宗於時蓋山
川之靈秀孕於人而卓詭宏碩代未嘗乏焉況
國家重熙累洽風氣日丕變其士之加盛于曩昔固其
宜也而人必曰鍾君之功其信然也哉維建州界吾浙
藩之南其地靈其才傑亦不下吾四明政和於建州屬
邑也其山川不宜獨異而求其間知名之士則自漢以
降千餘年指不能一再屈何其難也且今文教誕敷之
餘自畿甸萬里外荒陬絕域亦罔不爲德况政和去京

師五千里而近與建陽壤接者非先宜其才彬彬以出而未之聞焉其必有待于鍾君之善教迪既已教於四明行且益勵厥心以淑政和之人士政和之人士他日與四明並其誰不曰鍾君之果善教人也夫益信鍾君之賢吾將於是行也驗之鍾君曰敢不勉遂書以爲別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七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八

序　二十七首

壽上柱國元輔桂洲先生夏公六旬初度序

今天子察幽明之故達禮樂之原務民義則至于敬寡屬婦事鬼神則至于咸秩無文而創述沿革往往汎幾先物淵衷所存天倪莫測及其駕馭臣工則參伍其同以覩其變錯綜隱顯以覈其實故一時左右先後之臣非智則無以得將順之端非敏則無以周應酬之劇非忠則無以遁情僞之形其不亦難矣乎元輔桂洲先生夏公事

主上二十年受
特眷膺殊數至于今益隆不衰豈易而得也竊嘗見
聖心勤民羅遠而察微
宣召諮議不間宵旦
御墨咨詢一日或再三下
天語簡奥人或不能以句而公妙悟旁通對揚敷奏曾
不移晷而動中
聖慮是以大而
郊廟祈享之文細而禬禳招梗之文近而宮廷注措之
儀遠而疆圉震綏之術一時並舉而不遺焉不其盛歟

然始而忌公進者中而害公寵者百計搆誣而公一以
誠處之赤舄不搖而碩膚無斁不其休歟蓋既明且敏
而本之忠誠累歲月遭訕抑不少渝
知遇日隆愈久益孚經綸參贊惟吾之 欲爲以臻玆
盛焉故曰豈易而得也公今年壽六十上應而下施窮
日夜不少暇而精力堅完積勤而不倦於以見公之所
養爲何如而天壽乎將以祐我
國家其可涯也哉夫公以一身繫天下重天下願公壽
康而祝以無疆者不謀而同固其宜也而錦衣之職微
循宮廷導從

法駕朝則與輔臣夾侍

一人啓誅動息率先知之其於公贊襄之勞也遭逢之不易也盖目覩焉久矣夫知公最真則爲天下以遐算祝公其情亡最切也於是都督春臺陳公暨厥僚案將及公懸弧之日展慶祝之誠乃相與踵門請予文予辭不獲則退公勳德之臧所目見於諸公者序以諗之且以信於天下云

壽少師桂洲先生夏公六旬初度序

君子以一身繫天下之重福履壽康與天下偕焉而天下其孰能釋之以爲天下幸桂洲先生夏公以名世之

才遭不世出之

主殫心悉力以斯人於壽康之域蓋若干年于此矣人之以遐祉願公之謂謂公願也哉公始自諫垣發舒忠讜褫冒濫之勲爵復逐民之侵壤徃徃忤權豪斂怨怒不為郵而經畧青于銷兵為邦辨其玉石而治安之相其後先而防慮之以至于細大之務圖揆深遠而奏敷詳明

天威回於

九重之尊而人歡動於湖山之外蓋古之以忠諫顯者鮮或過之已而辯狂誣發姦悲阽危冒險不一動其心

而益以取信於

明聖嘉謨夕入而渙號朝傳於是乎追

皇祖之初志而

郊祀之儀備焉酌古法開民麗而蠶桑之制復焉並建

九廟肇嚴

宗祀而仁孝之化行焉威宣於朔漠而胡虜祈覬壽運

於淮甸而海寇傾巢策受於嶺南而交趾組頸際天所

覆莫不尊祖而夕社廟焉蓋古之以功業顯者鮮或

迴之夫庇於宮室之下者欲深棟之永隆焉非他爲宮

計也休于垣墉之內者欲植幹之永固焉非他爲垣

牖計也公非今日棟梁楨幹乎哉而凡爲天下國家計者宜何如其爲心也書曰天壽平格又曰天惟純祐命則商實公以平格得天而

皇上以大德膺純祐將俾公永享壽考以實我

邦家邦家有磐石之固而民生蒙嫗煦於無窮人情所願其孰大於是今者季夏之月廿有九日届公初度縉紳之士咸稱觴慶祝其堂而都諫北原邢君　郭君桐山李君雙溪王君石山高君漁洲韓君暨厥僚友謂先正有言天下事惟諫官得言之宰相得行之公昔得而言之者今既得而行之文章事業光重于諫垣多矣

方將佐

明天子博采群議而悉措之行事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則諫垣之所賴於公者不又多

乎哉頌祝之舉豈宜後於朝紳也乃相率徵文於予而

予亦樂爲諸君道焉

壽元老木翁老先生八十序

上即位之六年降手勅命朝臣起少傅木翁先生謝公

于家所以褒崇倚賴之者甚至且引唐郭汾陽王裴晉

公宋文潞公故事以速公行公以疾辭不允入朝僅數

閱月以致仕請章屢上乃得歸於時壽八十矣而精力

堅完歎俊輕健選算尚未可涯邦哥公門下士既倡卿大夫之仕南都者撰書幣壽公而儀制郎中陳君子文累姻于公命邦哥特爲之序竊觀近代之以老臣起廢功德隆重如郭如裴如文者誠數百年之所僅有然汾陽吾弗華其始晉公吾弗臧其終始終之際庶幾哉其潞公乎然方諫臣數書於萬乘之前至於稽首引谷而猶指斥不已若不能無慙德然者我公年踰弱冠遂擢倫魁登翰苑文名動天下當

孝宗朝秘閣之經綸平臺之啓沃尤海內之所倚毗正德改元憸人播弄公奮不顧身必欲拔根擢萌不得輒

引以去自是朝野多故幾二十年雖公杜門海壖而風聲義槩益以爲當代重
今天子眷注方殷華夷莫不跂首承風而又復勇退君子謂公之始出也爲景星卿雲其立朝也爲泰山喬嶽及歛而歸也爲精金純璧莫或疵議文章功德視近代諸賢爲何如而所以光　昭國家以上副
明天子之期許者顧不偉歟今饜耄益强典刑攸在
皇上勵精圖治顧問宜及夫天之壽乎格也而豈徒哉此固百代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均慶况鄉後進之辱知厚者哉邦哥荷公教育于兹二紀因獲交于公子大中

中舍諸昆弟而以中翰講又辱有同年同館之好顧茲限於官守未獲躋堂稱慶缺焉于懷敢因儀制君之請也而發海內之通情以爲壽觴侑焉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礪

菴毛公八十壽序

君子進而利澤覃於人退而軌範昭於世修齡遐祉日繫望於天下而後嗣聲華又得而身親見之道雖捲而名日榮身已逸而心益樂若是者豈易得哉歷稽今昔予惟於礪菴毛公乎見之公今年壽八十七月十有七日實屆初度先期山東撫按特疏以聞

天子嘉悅謂公
累朝名德舊學輔臣茂綏福履以躋壽考允足褒尚錫
之珍羞仍
命撫按官及門存問歲給輿廩於是遠近欣欣傳誦以
爲儒者之極榮
聖朝之盛事也公自弱冠發解入翰林編摩史局啓沃
經筵歷宮坊學士晋大宗伯以至登秘閣陟孤卿
四朝之間以清德正學卓識宏才爲海內所倚重而執
政之日
武廟時巡人情洶洶莫知底定公乃極言天威之當畏

民患之可虞馳

奏至三十餘疏至於調劑防禦以慰悅臣民而救寧中

外則孳孳夙夜曲盡其道而後已既而協定大策奉迎

聖天子入紹大統不動聲色而洗孔壬於禁掖出邊戎

於宮苑以快海內之人心以孫中興之盛治蓋百世社

稷之功而非旦夕救時之計也況老成猷慮拳拳乎慎

彝章扶善類納言容諫節用愛人凡可以致其格心永

命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此其淵識遠意為何如而亦

豈易量哉及戒滿辭榮超然靜適垂二十年而足跡未

嘗涉公室充養完厚老及益康天下莫不諮嗟居而慰

企思之誠瞻風釆而作效法之志典刑長在而德化日隆不其休乎諸子皆績學登名駸駸效用而石溪問伯歷位三品聲績尤懋授受於家庭而敷施於朝著拮据於疇昔而紹述於方今志意日舒而寵澤彌新不其盛乎夫自古名賢勳德惟宋爲盛然以文潞公富鄭公之壽也而後嗣無聞王魏公司馬溫公之有後也而中壽弗逮況諸公之在當時功名盛矣而白璧微瑕或不能無求其貞純完裕粹然無毫髮訾議如礪菴公者殆或未易言也然則獨膺福履之盛不有自而然哉予以獲侍公館閣間威儀文詞每愧學而未能而今亦老矣欽

慕之私蓋久 而彌篤而非話言之所能悉也今者恭覩

温綸自

天寵錫優渥則愈益忭慶不能已於有言而石溪問伯

以州獲射與絲觴乃自述其望雲之情而屬予文以將

之予謹叙公德福之備冠於今昔者以侑壽觴而暢石

溪之志且以爲天下頌焉

太子太保大宗伯學士介溪嚴公六十壽序

介溪先生嚴公以弘治乙丑舉進士入讀中秘書已乃

紬書史局予時甫弱冠從公後日夕被規誨公視予蓋

四年以長而今且及耆矣公方膺

隆眷位極品文章勳業輝煥當代天下士以壽榮公以彌壽祝公者何限也而兵部王事趙子元實則皆公門下士謂予雅厚於公謂文爲壽予觀古之賢豪之士多矣求其兼文章功業而顯者何寥寥也豈造物自有限制抑亦力固不相及耶予嘗從公遊南嶽而觀勝槩也峻蹈極天倚伏盤折揖向嘘噏萬變而出木雲霏翁蔚上下色象不可勝窮公行數千里顧予而言曰應接不暇斯天下之至文也引脈岷嶓流潤無極瀦爲洞庭播爲彭蠡入于滄其烝而升也觸石膚寸而雨天下斯亦天下之弘業也文惟盛也故瞻焉日新業惟弘也故施

焉日懷新則不知其久懷則惟恐其不久雄峙千古而人心無斁焉山之壽是以足貴也方公登高賦咏之餘自爲文入廟而祀諄諄焉惟篤賢良開太平是祈蓋當其時公文名盛矣功業未也而有意焉迺今佐

天子修禮樂贊文明之治百神既秩庶邦就懋業不可謂不弘也行且秉鈞軸贊絲綸渙大號而通天下之志爕調以道蘇枯腴瘠取涸鮒泳之江河公之壽當爲天下願何如也而况於受知愛之深者乎夫訓方華國莫善乎文尊

主庇民莫大乎業公生乎楚之墟直衡山之麓其諸嶽

降之精乎不然何昔之所不能無公獨無之而造物者又莫之限也乃相與躋公之堂執爵而祝惟曰如南山之壽云

南京吏部尚書玉峯朱公七十壽序

謂天果無心乎而加意於吾人者何其深且遠也氣運方隆必生端淳明睿之才黼黻治化以光賁一代之盛至於人心漸瀉習俗滋下則保祐扶護俾康寧壽考屹然而望於世以鎮浮興靡斲雕歸朴譬如巫峽懸泉彭蠡衝濤非有砥柱小孤以支障其間則其突駛奔墜之勢何所不至天知其將然也而豫有以待之則惡得以

無心目哉南京吏部尚書王峯先生朱公甫踰弱冠即以文章大魁天下而獨禀殊質渾厚天成若崑山片珍纖瑕莫摘侍經幄而敷析詳明掌文衡而甄别精允華國之文煜燁於詞林扳俗之操表儀於銓部夫阿閣不可以無鳳郊藪不可以無麟昭代文明之瑞徵公其孰能當之及炳幾戒滿歸休乎三江之上內無侍媵之奉外絶游畋之娛歷華要三十餘年而翛然如寒士公府不得致其跡鄙夫薄子不敢窺其戶綺麗豪奢之習不足塵其聽盖雅性不能爲矯厲而高風日見其邈悠醇心不知所希營而百福自爲之輳集今者壽躋七十耳

目益聰明神爽益秀蹊遐筭殆未可量此固閒氣所鍾而天留耆造以爲末俗計其意亦惡可誣哉然公平生涵蘊未竟設施僅及耆年而勇退急流輿論猶鬱鬱士林而薦剡方騰於朝者

天子而舊學是求則夫爲旱歲霖雨爲巨川舟楫以大慰吾人望者非公其誰也又安知天意不有在邪予昔從公館閣閒逮今睽離日久而與公子太常典簿景固同朝每因以諗公起居而竊用爲世道慶迺者太常還南京督府都事因得便道歸省而六月廿有三日適公誕辰督府君喜甚徵文於予以爲承歡侑之故推天意

之所爲眷眷於公者以告天下而達督府之志願相與祝公于無窮

刑部尚書致仕高公八十壽序

世之完名備福而享上壽累千億人求一二焉不可得也間有之必其勤力而苦志厚積而博施由是人感而懷天豫而助而後庶幾得之若吾樂清大司寇商昇先生高公自少孝友孚於家敏信稱於鄉仕爲大司寇屬則明允詳恪見器重於大司寇剖劇讞疑必倚公以辨才操焯焯逈出流輩已而當道難九江則守九江難田州則守田州難衛輝則守衛輝宗室横雲中則撫雲中

寇賊聚江淮則撫江淮人之所畏而奮焉人之所避而就焉其力不亦勤乎忘死生捐利害必濟乃已其志不亦苦乎是故孚之以欵感動之以威德則矛戟爲耒耜矣感澍雨勸賑卹則大侵爲有年矣嚴隄防設方畧誅戮其渠魁拊循其徒從則蝮蛇藪澤爲雞豚之塲矣其惠不亦厚乎內之則幾甸也外之則蠻夷也其施不亦博乎公之爲大司寇于留都也尋厯長胄監則見公恭儉悃愊色愉而辭確明習法令淑問無冤爲士大夫所推服及被召還京親黨方柄用氣勢翕赫公曰是惡可久久將及焉立朝纔月餘遂拂衣去蓋超然不染君子曰

嗟乎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歸休十餘年屏跡廛市擱書院謝高氏子姓及他姓有志者買田若干畝爲束脩費云公位秩既高食祿既久三子二女內外孫五十餘人福則備矣學而仕仕而老人不能織芥疵焉名則完矣行年八十而矍鑠如壯時壽又未知其所至也夫積厚於苦心則人之感之也深施博於力勤則人之懷之也衆天因人者也得人得天其誰能裁之名且不朽福履且無疆焉凡皆公之自致也公子太僕丞廷紳光祿署丞廷愉踵門而告予曰吾父老矣吾輩實欲棄官歸養然非吾父志也麼祿於茲蓋將以志養焉而色養弗躬

情甚以伸明年春正四日維家君初度願得一言爲壽予觀大傑君兄弟克守家學以恪官箴繼自今娛公心志以益之壽則又其子之致之也雖然子孫之賢孝夫誰不願焉而公獨得之其亦人之感也夫其亦天之助也夫抑亦公之自致也夫

錦衣東園徐公六旬壽序

錦衣指揮僉事東園徐公壽六十五月十有七日留厥初度璧南都人士暨于畿甸列郡皆有賀守備南京永康侯愛葵徐公率樞府群僚奉致酒祝屬予以文予辱交東園最久知其得壽非偶也爲之序曰金陵自古稱

文獻也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定鼎于茲由是縉紳萃焉禮樂興焉中山武寧王以翊衛元勳世紹封爵以食其土而東閣則故守備南京魏國莊靖公之子武寧王之世孫也生長京邑德器夙成凡卿大夫士見而無弗悅者聞而無弗慕者交而無弗敬且愛者蓋謙沖溫粹出自性真詳審周旋不由矯強孝於親睦於族齋祀必虔際接惟恕遠施自厥近也歷久如其初也是以親疎遠近無或訾議而東閣遂以賢公子名天下數十年于此矣是惟克懋厥德以無疚於心志而暢豫其精神者壽之基

也

先朝追隆前烈茄公象賢追

今天子益崇世勳

龍章鳳誥屢見褒陟可謂榮且貴矣然金緋焜燿而習超乎紈綺糗餗豐盈而味甘乎淡薄處市朝之間而陶情丘壑席閥閱之華而馴心抑畏皮帛窖金而非陶朱計然之營也交游遍天下而非孟嘗春申之俠也園池亭館擅勝東南而非金谷梁園之靡也是維克綏厥福以燕休且啓居而康顧其氣體者壽之囿也人情宜之鬼神祐之天命保之壽之楨也有子三人英敏端淳焯

然振文譽天有作有述斯以無愧焉壽之資也年既及耆形爽完秀睟盎有加其於輯祿揚休可涯也哉壽之符也基以凝之固以畜之禎以固之資以益之符以俟之有不祝祝斯應矣予不佞謬膺契寄有彈彰之任於公之積德獲福克完令譽而武寧于德厚流光亦於是乎信皆足以徵天道而樹風聲也雖莫或予請猶將張之光重以愛莫之委乎

壽少司空董山李公六十序

天之生聰明才傑之士固將使之濟斯人焉不徒自異其身而已多猷畧者經世以宜民高志節者表德以厲

俗工學術者純善而教不善有一於此不爲虛生其無而有之者恒不易得間有得焉而所遇不同用亦隨異盖遭時得君猷畧展矣而於厲俗垂教之事或不暇爲達世獨善節誼聞矣而於佐王謀國之務又不得爲夫才完而用備者不又難其人已乎董山李公蚤冠登進士授官工曹運用精敏而綜理微密

孝宗時清寧宮成以公贊畫居多特

命超擢顯職公三上章辭之稱久始進丞京兆治行焯然爲時所推服又數年轉光祿卿尋以都憲閱兵于長江以司空亞卿治河於兖洛功烈駸駸所在焯赫衆方

倚公而當憸兇作威群邪附和肆焉無復忌憚事之謬至引貪婪庸劣之流而叅保衡之任言之妄至謂劉忠宣公爲蹊田而奪之牛公睥睨其時已爲氣拂會有所違戾於官聯之間曰吾不能固位以病吾職慨然引疾而退躬儗譙約杜門著書慮鄉俗之日偷而立後學之指南也則爲四明文獻誌思

國家之盛典不可遺而識時務者不可以失其正也則爲

皇明正學類編蓋隨其所居而必求有益於人焉可不謂才完而用備矣乎古之謝事之蚤言錢若水者書以

自見言虞卿然卿緒魏相印建制無聞卒之輕於許友流離他國窮愁而後著書若水以卑官超位宰輔太宗嘗語輕之故雖強年謝事而卒不能以片言施後世則既得爲與假爲矣而又有不能爲焉其視吾董山公何如也然公謝病家居于今十年而年甫六十去古人致仕之期尚十年也容髮未衰步履輕健談古今事成敗得失若掌指而數計書不云人惟求舊

聖天子嘉靖多方聿新庶政一時奸佞昔所忌公者屏斥殆盡旁求遺佚小大不捐耆德碩望之臣寧當復處優閒之地哉則公之壽康豈止其一身之慶而天意其

有在也公生以六月十一日四明之大夫士皆稱慶其庭於是鄉校士倪君汝淅韙與公子維孝游而炙公最深者謁予在姻婭之末宜有序夫以鄉校公論之所在士皆忘於用世者也則於壽公豈以其私哉故予之文亦惟爲天下慶而不及吾私云

壽封一品夫人鈕氏八十序

壽考福澤人所同願天未嘗以輕授而人不容於苟得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非常之福恒委於非常之德之身焉若乃壽至於耄耋貴至於極品偕老且康優游以綏百祿蓋振古之所罕聞而獨克膺之夫豈偶然之

故哉封一品夫人鈕氏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鳳山秦公之配也予被公誨愛最久而獲聞夫人之賢孝甚詳其勵躬以勤其愛子以儉堅其御下以慈其接姻親以睦始公之參洛藩政也而劾寇突至訛言公失利夫人無愕容曰是守臣之分也長子泮登鄉錄闈黨譁傳相歆艷而夫人無喜色曰是書生之常也志意凝定惟義命焉是喻而外至之物一不以動其中於其大者尚然而況其細乎是以翟茀屢斯於彤扉而燕賚頻仍寵榮極天下之寵榮也

龍章褒獎五封而臻一品秩極人臣之秩祿也帔霞

横上偕公以躋耄耋而子姓衍多且賢趨走後先承顏
娱志不乏其人焉康寧榮極人生之康樂也此豈惟今日
所難求之古人亦未易得且傳記所載榮遇如班大家
後嗣如桓少君豐崇如馬季倫可謂盛矣然或虧願於
偕老或顯宗於叔世則夫人者豈非鍾間氣而獨盛者
耶夫人常得危疾其子汗今爲督府都事者齋戒以禱
其夕夢神人語之曰勿憂而母至古齡未巳也明日一
藥遂瘳至今軀履輕從容髮不衰無疆之壽不既有徵
乎盖夫人於大家之雅重少君之懿淑季倫之敏慧實
兼有之綜理多方而封培日固公得無内顧慮不丕揚中

外之休績夫人不下室帷而其功固已陰被乎天下神之相之豈一朝之孚格已哉古稱有備德斯有備福盖於是乎益信迺十一月十有二日實屆初度宗鄗姻戚胥慶於鄉邦公之知舊及都事君之僚友胥祝於都邑夫惟神之所祐人從而祝焉斯不爲徒祝爾矣詩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予不佞請以爲諸君先焉

封夫人楊氏八旬初度序

封夫人楊氏贈禮部尚書一川先生忠烈孫公配也夫人就諸子祿養于京師既數年季泉太史以送册例請準以東歸謁忠烈廟而展其墓踰年爲嘉靖辛丑後奉

以來盍其子伯泉錦衣仲泉中舍及季泉並仕于京故夫人視京邸爲其家云時壽躋八十康强無恙六月廿有二日實維初度朝之縉紳將登堂稱慶焉而掌錦衣都督春臺陳公輩於伯泉僚友也先期以文屬予予辱在鄉邦後企忠烈公之風而季交於伯泉諸昆弟獲聞夫人之賢非一朝于此矣謹爲序曰天下之大綱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而文王繇易之家人不過利女貞三言稽之古昔若塗山洽陽廞以佐興弘業而昌祚于無窮蓋君臣父子自夫婦焉以始故詩以釐女士爲錫福之本亦文王意也楊妣江之望族也夫人生而靖慧

夙成比歸于孫則惟忠烈公雅尚是承儉以禦之勤以
利用孝奉姑嫜諧及宗戚享祀必蠲蒸遺以時綜庶務
御臧獲曲盡其道由是忠烈公于學于仕得無內顧慮
文章利澤日宣以博卒之從容大難就義如歸垂耀旂
常而廟食終古固夫人中贊力也三子皆英粹不群而
夫人所以相義方者備至柔剛之克董勸之方惟其才
亦惟其時也而伯泉昆弟遂以懿學完德擢文武科高
第陟華近馳芳名其揚厲不休以翊隆
今日人皆信而望焉此固得之過庭之日而慈悼規誨
焉可誣也君臣之大義立而父子之天性全蓋不下堂

墀而仔肩宇宙之大夫人之遐壽也而豈徒哉夫天陰隲下民綱常爲大若夫人者非天地百神所並祐而不釋者歟登堂而祝者以世道而不以其私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是之謂乎宜不爲徒祝焉矣

封一品夫人朱氏七十榮壽序

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未齋顧公配封一品夫人朱氏以嘉靖己亥壽七十正月五日初度公門人翰林編脩駱君質夫輩若干人相率徵予文以賀予不肖附公榜末辱知愛踰三紀于茲夫人之德獲與聞焉久矣屬者吾毋沈淑人嘗登堂拜夫人歸而歎曰吾今日

見所未見之盛事也少保公擢倫魁歷清華垂四十年夫人封極品享厚祿壽屆七旬而鬢髮渥顏啓優若少壯入其門其庭戶靖而不譁升其堂其器服美而有度其設置叙而有法其儀文縟而有禮子若孫之婦女子子濟濟秩秩於几筵之間諸曾孫又琳琅交映乎階戺之側而夫人莊靜敦默誠敬充於內而和厚達於外盖福履之隆閫儀之懿女德之醇吾曾未之見焉某聞斯言則竊為少保公慶抑亦為天下慶也夫周室之盛本之嬪京之德而文王繇易之家人不過利女貞三言盖功化之流遠者始乎近也外者基乎內也婦之於夫其

諸猶臣之於君乎咸惟其遇之難焉耳天地遇而萬物
生焉君臣遇而萬化行焉夫婦遇而萬福興焉少保公
誠心直道旁通而博洽無矯容無飾行孜孜焉惟康濟
天下是急而又當熙洽之世遇
大有爲之主膺隆眷秉國鈞固將弼成一代之治以大
慰群方之望而夫人氏之相之者又如此則豈特一身
一家之慶而止哉是故女德醇則內化有基也閨儀美
則外治有資也宣關雎之風順經綸之績賛陰陽之理
追時雍之休皆造端之輔於夫人氏之身成周而降吾
曾未之聞焉於是乎康弟祿怡脩齡以繫慶於天下則

一身之遇而天地萬物之遇皆由之慶且孰大於是其欣欣焉祝壽考於無窮固宜天下之不謀而同也而況於游公之門者乎予故敬述所聞宣諸君之意以為天下先焉

壽封太淑人鮑氏八旬初度序

詩稱藹爾女士從以孫子天之於民也陰騭相協無弗周也然於積善之家則常若父母之於鍾愛子也而尤篤之祐其篤祐也必於其根基乎先焉近者遠之根也內者外之基也故易家人繇曰利女貞自二言之外曾不加一詞焉夫發生不息其不茂也深其根而已矣嘗

搏不患其不固也厚其基而已矣女貞而家之昌也從

之予觀於今之天下世濟厥美如台之洞黄氏者亦鮮

矣自文毅公典銓司歷官至亞卿以公正明慎聞天下

其子方麓公復典銓司趾美文毅方麓之子久菴先生

歷官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今爲少宗伯于南都凡閱三

世更數十年名行功業之盛如一日然而不少間焉可

不謂難乎封太淑人鮑氏之歸方麓也孝敬以事其上

勤儉以襄其家凡文毅公訓言必謹識而服行之條列

而昭揭之以嚴勑其子故宗伯貞志徽猷上繼祖武以

益恢厥家固其天性之美而太淑人克閑之力亦惡可

誣也始太淑人在室豪宗聞其賢欲為奪昏計者太淑人炳幾預防卒遠强暴其哲謀貞固所謂女士者非耶而黃氏自晉宋迄玆世修儒業文教又行而大之天之鑒之也舊矣乃不惟篤之太淑人之賢而又康樂其心志保固其精神年八十矣而强力不渝於以永固黃氏之根基而篤之祜焉黃氏之徼福於天者何如也且太淑人既兩被

封典而宗伯位望名績如日方升

寵榮之及猶將未有涯焉天之嘉報於太淑人者又何如也十月八日實維初度於是宗伯之屬合若干人濡

被德教而遡厥所自者伯與微子文以宣頌禱之意予雖不文然辱交宗伯最久且深所以爲太淑人者猶諸君也乃拜而序之

賀碧洲陸公序

嘉靖丙戌憲副碧洲先生陸公壽七十臘月二日其初度也維時仲子振之專待養而伯子容之適以郡守考績得便道過家季子舉之以翰撰奉命歸省惟叔子衡之官武選以職務留京師則亦致箋稱慶而元老孤卿翰苑詞臣諸曹百執事與宦游四方而嘗受德承風之士莫不摛章賦詩遥伸頌祝於是郡

侯高公暨厥僚寀以四明盛事不可無賀謂予於公世婣熏德最深乃以序請邦奇念少嘗侍公誤以舉業蒙許可且勉以養德性臻遠大佩服三十年未克酬萬分一蓋負公之訓爲多而不腆之文又焉足爲公頌乎顧其仰止之心與郡侯致祝之志有不能已於言者蓋公由進士拜監察御史擢副閫臬讜言嘉績未可縷數然予嘗兩赴會試齊魯閩粵之士談善政者載路及居京邑縉紳之望英釆者满朝出官外服問起居而歎福履之隆者洋洋乎荆益之間焉是故誦貊相乳之謡而知友于之慶也觀賦詩與知施政之審也見賢能之書而

知取士之得也繙班對錄而知不畏强禦之節也閱石
渠之藏而知奏議之精且核也然伸志於
孝廟勵精之日而儉德於權奸滑政之秋經綸之蘊阻
而弗售者則多矣而又於後人乎發之不其盛歟昔張
孟侯分一陞職其父輒自田里一至京邸閒遇歲時公
卿奉酒上壽極歡竟日當時咸相慶羨而太史亦遂書
之以誇耀于後若公身既顯榮諸子又擢高第戲華要
歲陞而月陟然且不出戶庭而稱慶嶽降之辰者極海
內名士琳琅珠璣璀粲軒楹尊罍交承將浹旬而未已
也視孟侯氏奚啻什百舉之當史局豈得以家事不書

哉且夫麟鳳靈芝醴泉之屬所莅郡國必以上聞爲其爲天下慶也文章器業如容之昆弟正惟受之家庭養德性而孫遠大者其於國家非所謂者欲將至山川出雲者耶夫天下者欲莫大乎得人才而圖感治公有子若此而壽届老傳康强如未艾對客談政體臧否人物若高屋建瓴水竟日不倦不盡之第且當身視榮業之成焉則是以天下者欲而萃公一門以公所者欲而逹之天下於以增耀四明真千載一事也宜吾郡侯之賀之也

壽碧洲陸公序　代作

國家建極錫福于茲百六十年宗仁奉
命出令于鄞亦惟我
皇上之攸錫以嚮以威凡鄞之士富康壽考獲之好德如箕疇所列固亦有之而求其若憲副陸公之福之盛則未易得也豈惟鄞之不易得也汗竹以來殆未之多見也何則身比而情至彝倫爲大五倫之間一有弗順則不免於六極之憂福於何有而箕疇五福乃顧弗之及焉不以其難全而不可冀乎夫難全而不可冀者而公具得之是固關氣運之隆昭累洽之休乃國家之盛事而非一人之私慶也蓋嘗聞公之父子則自大司寇

康僖公輔
國亢宗世濟休德而公式承之以授厥諸子傳家政于
内而揚芳烈于外咸廸平生之昭訓問公之伉儷則封
孺人楊氏受冢宰碧川先生之家規靖恭慈惠協相典
刑以封殖厥世偕老益康以咸受多祉問公之諸昆則
勢而不怙富而不侈膂力大耋而不衰熙熙乎樂孺之
風愈久而不替問公之
君臣則當
孝宗親政揚歷中外言聽計行炳炳有成緒稱茲
三朝而諸子相繼取甲科陟華膴聲褒錫之恩如川之

方至閩公之朋友則天下善士何所弗與而三按外服兩監文場門生故吏數百人父子四舉進士縉紳之同年者合千餘人聲光所及四海之內晚進末學莫不改首而承休風而況年相若地相比者乎夫盡其道於彝倫者人也猶可能也合彝倫之內無弗順焉者天也不可能[illegible]於人而畀得於天是雖疇之弗敢冀焉者也詩[illegible]戩穀又曰純嘏爾常蓋聞其語未聞其人乃今[illegible]畀之公今壽七十視久如暫履峻如夷所謂保[illegible]有既耶予不佞敢及初度率隣邑介若干人[illegible]頌以茲文播告天下以鳴

聖嗣之盛

伯陸碧洲八十壽序

丗二戌之歲碧洲陸公壽七十予嘗兩爲文致頌禱焉今又躋八十矣福履日隆而啓居之輕健猶昔也吾鄉大夫士仕京師者若干人歆慕公之德福屬而將之爲初度壽觴伯云予聞諸漢儒所貴乎壽曰王澤之壽曰行仁之壽曰聲聞之壽歷稽古今求斯三者亦寡矣雖有之亦未有若碧洲公之盛公舉進士爲監察御史爲按察副使厭于咨之衡之人咸推高第布列中外父子四人並服金紫列

禺累綑四十餘年重封疊錫禺來而未艾斯其於王澤
也不已渥乎憲節所臨曰廣曰魯曰閩激揚有道所在
成績而兩監文場一巡海徼文事武功克殫心力乃又
以其餘力訓迪諸子俾咸攄厥藴以惠我生民蓋宦轍
遍天下而德亦隨之斯其於行仁也不已溥乎公在庠
校則馳聲庠校在朝著則馳聲朝著在畿甸要荒則馳
聲畿甸要荒已而養高林泉而諸子又爭相振奮揚休
光陟崇秩凡天下士見其人曰碧洲公之子也聞其才
且賢曰碧洲公之教也被其德若功曰碧洲公之遺也
磬天下士無弗知碧洲公焉斯其於聲聞也不亦隆乎

人之生也王澤弗及則身困仁義弗施則心疚聲聞弗揚則名辱夫如是雖壽何益然而三者備矣非壽又弗享也公王澤而既渥矣行仁而既溥矣聲聞而既隆矣而其精神筋力之堅完年愈進而不少渝焉無疆之壽不亦可豫占乎哉於是乎享之彌長而積之彌光公之慶固有關乎天下不獨為四明之華重焉耳臈月之朔維公誕辰遥想四明之陽尊觥殽羞鱗萃庭階而子僑世辱公厚者乃各繫官于兹不獲從諸親奉觴於情有不能自抑者乃登文於軸以宣鄉邦之情而亦以為天下道焉公受觴之日亦將莞爾於斯文

憲副陳公八十壽序

嘉靖癸卯冬十一月　日憲副半湖陳公八旬生日其親友木軒何君暨大尹陸君諸昆仲以吾鄉大夫士咸稱觴致賀前期寓書留都而屬予以文夫壽七十稱古稀八十則益稀矣僻壤遐民尚不多見況求之輸忠服勤登顯秩服金緋者不又稀乎哉且古稱八十曰耄常也今半湖公之論天下事也與古今人物也滾滾若懸河不窮衡量品題尺寸錙銖不爽其寢耄彌智非厚禀於天超殊於古今者耶人之情見事有適至稍異而可喜者賀矣況超殊如公可喜孰大焉若之何弗賀禮八

十常珍優其壽也畜衆之弗羸侍奉之非人窮寒窘急日不聊生雖長年無益也公既暨厥配封安人范儷德偕老勤約不渝厥子某綜理有方溫醇檢飭贏金度帛曉益充裕常珍之奉益不勞而具而諸孫又克敬克承所以願公口體而娛其心志殆未有艾也若之何弗賀起家進士官刑曹敏而克審毅而知恤令松溪歷守武昌撫州以至陳臬事于江右不侮鰥寡不畏彊禦進退不以屑其意而利害無所怵於中是故其民依怙若慈父而其去也追懷如孺子譽望既日起乃以彊直自遂取忤憸壬家食幾十年其廉靜足以挽俗其剛方足以範

士其宼悉利弊明習典章足以資政盖進而利澤敷于世退而風節表于鄉公壽愈高則人之享其惠也愈長視泯泯棼棼徒康其一身而已者何如耶若之何弗賀公世居罌湖去吾家不十里自吾父叔咸交好焉而吾妹復女於公之長子某予辱與公同舉禮部同歷仕中外予屢謝歸又獲相從遹教益盖目見公之所行事而心識焉久矣夫事有偶逢而幸得者毋不可以久如公福履吾何以知其愈久而弗替耶盖人之生也直而公之長生也全其直

壽豐太夫人序

四明多宦族士大夫讀書尚禮飭帷薄凝風範足以燕
後昌教亦往往是而其嚴楞邃穆越數百年簪紱繩乎
外而矩矱傳乎內久而不渝若城西豐氏者其冠也蓋
自宋清敏公以文章忠孝崛起當代頌之爲水衡而後
學仰之如山斗傳十餘世至封宮諭西園公端重介特
慕古若渴避俗若脫精享祀嚴家政承方伯公之遺規
今太宜人周氏中贊之力居多焉子原學爲翰林學士
孫存禮爲南京吏部主事所謂文章忠孝遞相受於家
庭而遠紹清敏之遺風亦獨非慈闈之教哉先儒稱家
難而天下易而文王係易惟三言曰利女貞詩人叙周

家之盛推本乎嫡京之德天下事遠肇乎近而外宮
壼乎內勢也數華茂碩如豐氏夫豈一日之封殖哉而
太宜人所以承啓乎其間者何可誣也宜其壽躋七十
康寧無恙祓
[illegible]公餘寵光未涯而諸孫又森然玉立有嗣曾之
爰茲逾四月十有四日實維初旦適存禮者饋之云便
迺謀嘉慶邑宰劉侯容甫與存禮同往進上將稱賀請
文於予予既世辱學士先生父子之知愛弟筆隨先生
史局十餘年雖茲屏居海壖而四明之獻足以揚厲而
爲之下風者豈少也而況若豐氏之盛休乎而況劉侯

之謫之勤乎

壽葉東瀛都運序

壽人所欲也已得之而榮人見之而賢爲其才之有用於世也而世之祝嘏者必曰東海海納百流而不盈浩洋無畔岸悠久而不可窮及其膏澤所被無遠弗屆不啻九里之潤膚寸之騰觸耳是以獨浩浩焉爲巨物於天下囊貯萬寶而人莫之嫉且忮焉者不以其有用乎而吾求有用之才於天下何其難也啓其者難而弗肆能者夸而弗實屈穀大瓠不可以窾而來人待客酒酸大壚而莫知其端茲其爲天下患也尚矣若吾葉廷用先

生非今之有用才乎嘗守福州綏懷如郭伋睦刑曹仁明如吳祐出司漕鹽精勤簡要如劉晏蓋恪而不隘通而能斷與人交致極其情先施不報而不爲較是以能不困於膠固不敝於矜嚴所至事集德意達而名譽昭其得壽也則既榮於已而歆於人矣先生上海人也其家去海不數百武豈其鍾於海者之獨優乎然上海多才士而予所獲交者先生暨陸太史公二人焉二公視予長且賢精强有餘力將益弘厥施以永康茀祿予少且劣髮已種種又方擯廢而其志則未已也去冬十一月聞先生有事京師便道錦還適始生之辰集親友相

燕慶而太史公亦與其間乎惟弗得侍几筵觴東海之波遨戲道舊故以爲恨今年先生壽七十乎安得以遠臥滄江而自疎外乎乃以不腆之文爲先生壽而因以寄聲於大方

壽曹郡侯序

予嘗觀於蜀之水自岷山而下東兩峽間若蛟騰鯨駭怒厲汏驟而詰屈盤迴方泄而瀦欲去而留不知幾千百折極諸變態而後大放於荆揚之間其山則碑硉峭拔若斲若削綿亘旁午舉全蜀之地環而圍之其風氣蓋鬱積磅礴而不易泄故其人賦而爲性也通而固攝

而爲精也堅而完是以卓犖警敏之才往往建鴻立奇于天下而錢鏐李八百之徒又以其壽特聞孰非山川之氣之爲之耶静斯曹侯蜀之什邡人也節推杭郡郡嘗有疑獄越三年更數手既致大辟侯一訊立辨其誣人以爲神賊彬作威遣使督造御器所司估直二千有奇而使者請益不已侯制兆許比工竣猶餘銀四之一他如排荒均役之方未可一一數由是聲望益起擢四明貳守四明之弊其大者在猾胥黠豪刻易版籍隱脱丁賦虛懸詭寄爲奸百端而顓蒙之民日瘁而不可支侯乃竭精校覈孳孳自暮更歲特不少暇而數十年宿

盧遂剗其十之八代之常役歲時減五之二乃者比遭大侵而斯民不至于大訕者我侯力也蓋所謂卓犖通敏之才既顯試於吳越間矣今者年富服政利爽煥發而髮曾未艾入遐算固未可量而聲稱且籍籍于當路其由一郡而天下若蜀江之水雖力於急制而卒奔爲九江滙爲彭蠡以渾漯於四方其勢蓋必然而無疑也然則我侯之壽豈非海內其顯而四明人士所尤屬情焉者耶十一月十四日維侯初度於是縉紳大夫士皆奉觴致祝而屬予序謂侯長子梧邑庠生予嘗校其文暨諸子皆英秀雅馴亦足徵義方之賽慶澤之長也故

因及之

壽福建參政張公七十序

正德庚辰白齋張公壽七十八月三日初度鄉大夫士暨宗族姻戚胥稱慶于公之堂予觀天之付與於人不能以皆全往往受大者佚小而得遠者遺近富貴之與功名其不相待也尚矣若張公非膺其全者邪公自弱冠游吳越淮泗間所為詩翰人得其片楮爭傳而珍之蓋其音節格律力師古人而獨造其妙以成一家之言視世之憑藉規倣終非自得吟愈苦而愈不能奇者相去遠甚為舉子文字率亦不類時作故久弗獲雋艾而

得科第評刑兩都出守興化所至以詞章政事推于人人及最績銓曹中外相屬望方嚮用而公遽以老請當路難之則請爲之增秩以遂其志遂以福建參政致仕盡屣脫塵鞅曾不以得之不易而有所纓其情焉夫以公之文章風槩固足以重當今而傳後世所謂達者大者既得之矣至其身之所食則離蔬彝列幾二十年而位至三品横金衣緋歸休乎甬江之上徜徉嘯詠又數年於茲而渥顏皤髮筋力之盛曾不少渝于舊有子二人克承家學名稱籍甚於庠校之間凡人情所願公又皆盡得之此固世之所聞有宜乎人之以爲慶也且昔

之人文詞行誼不有埀于今者乎對方策而思之恒不得親摳趨其[illegible]儀而與之上下其論議以爲恨今與公生而並世居又相接也可不謂幸歟則願公享壽百千以永遂其親炙之心非夫人好德之常乎今日所以會而祝公其意豈淺淺也酒既行諸大夫皆遍祝公之親友倪君汝新余君子華輩屬予爲序其意云

壽凌太安人七十序

太倉周侍御充之嘗言吾郡侯周公家法之善也蓋公尊翁　先生方嚴好禮動必由矩矱無間于燕居廣坐子弟少弗率即拒弗容見俟其自悔請改乃已有古萬

石君之風焉而公繼母封太安人凌氏又克相而成之故其昆仲子姓顯於朝者舉於鄉者藝學於家者少長隱見不同而皆循循雅飭挺然出時輩故吳中稱家法之善周氏莫先焉夫德之成也有自而政之行也有本周公以祠部郎中擢守吾四明躬迎太安人於家既而弗得請則以其家留養焉而不以自隨夫短綆不可以汲深行潦不可以施遠公篤於其親其臨民也推所愛而及之何必為赫赫名而吾民罔除受其澤日以淪浹而不自知吾於是益信充之之言而古稱以孝友施於有政政其果可以無本乎哉太安人今年壽七十十月

日初度公猶以不及親侍嘉慶時與狄公之思而形
之言吾鄉大夫乃相謂曰吾郡之受我侯澤也太安人
之遺也侯之不得自遂其私也爲吾民德也且曾人頌
儔公必言令妻壽母者樂之也樂之也者被其德思其
所自又知其心之所欲莫大於是故頌而樂之也合州
去四明不數百里太安人老壽且康起居之狀日得而
聞焉則固可以慰我公之心何必以不遂其私爲恨而
戚戚焉哉夫有以自慰其心則所以澤吾民者愈專而
不懈民之欲報不得而交致華封之心者愈篤而不忘
太安人之福履將愈遠而無盡公之孝豈不愈大而不

可量也哉又何必依依左右然後爲善養也夫感其德願其親之壽發紓吾民之情將而祝之以慰公之心而大其孝皆不容無言也而公弟文卿地官既暨其鄉友克之侍御皆予同年進士相周旋甚久得聞公淵源所自益莫詳於予也故敢爲鄉大夫叙言之

馮太安人七十榮壽序

昔尹彥明之母謂其子曰吾願汝以善養不願以祿養也夫祿養豈人情所不願哉顧有時乎弗善於干祿則寧舍祿以從善耳方今

聖明在上士非善弗祿未有祿養而不兼乎善養者也

以錫太夫人之德教其子則夫備膺榮養乃其身所自致人安得不重以爲華邪焉遜鷄豸而太安人范氏于鄱名族養靜先生讀書尚禮太安人于歸克佐義方以成其子是故孝慈雍睦以教愛也肅莊絜修以教敬也介直節約以教廉也夙興夜寐以教勤也其子望之舉進士歷官工部刑部應以監稅則商旅被澤矣勤以涖事則廢績有凝矣愛以恤刑則獄無寃濫矣敬以事上則官無曠怠矣是以名聲益著而祿位日躋太安人榮受褒封就養京邸體康而心泰行年七十而鬢髮皓齒步履輕健壽算蓋未可量而望之之才當泰亨之世

所以為先孝養者亦寧若是焉止哉予嘗觀於天下祿養而不以善則辱且憂善養而不以祿則困且瘁太安人之克成其子也望之之克安其親也可不謂慈孝矣乎教不渝乎閨閾而德流於民生養不被乎庭闈而祿均乎海宇慈孝之至也是故善莫大乎仁親養莫大乎及物樂莫大乎親壽壽親莫大乎令名之無窮此望之之所優為而人亦以望焉者也乃十一月十有九日太安人初度望之承命錄囚于江右將奉太安人便道過其家鄉大夫士大愈益華之既相率稱慶于堂而復屬予文以為鄉邦勸云

壽南京刑部郎中戴公七十序

昔陳文範以淳德雅度推重士大夫間而其子遂爲卿爲公咸稱其淳史臣恉從言之以爲一代之盛壽厚積博積固理數之常然而古今之必驗者也封南京刑部郎中渡軒戴公溫色以愉其親稱貸以周其弟柔巽謙恕以待其鄉鄰姻戚司教于郡而士宗其範攝政于仙遊而民安其仁故吾鄉言德行之厚者歸之配曰封宜人杜氏慈惠柔嘉寬和內則少公一歲而皆康強無恙子曰時鎮以進士歷官至郡太守時霖登鄉進士時重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時化遊郡庠主於服家政而受

公之傳者則又有時離焉公之居莆也凡六載而遷連城教諭其辭而就封也以時鎮貴而重恩累錫有未可以數計者故吾鄉言福履之盛者亦歸之夫以文範父子每掌府辟召常同時雖命會世靡不榮之然文範起於卑微有子十六人自二方之外無間焉而又常東京之季部禁方脫而建已椽於張讓之門何其勞也戴故鉅族也先大守公歷仕四郡咸被休澤茂軒公實承厥教以廸其子姪宜乎簪紱聲華紛綸而並起文章德業方興而未艾是豈非厚積博發之明驗而公且將優游怡愉游沐

寵光於重離照臨之日亦奚必羡顯成群而足爲榮乎戴氏與予家甚近又世爲姻婭公之懿德予既素熟聞而習見之獨未獲接先太守公而亦嘗三至湖南之永州其德政傳於故老而載於郡誌予又素親見聞焉則今茂軒公登老傳之年八月三日逢覽揆之節而其門人全本仁周元晦輩以壽序見屬得無意乎夫海晏河清之世歲豐而民阜宗姓親舊時獻送祝以洽懽觴組之間不知文範平生亦嘗有是事否而諸弟子中彬彬多文學之士亦安知無班范之筆以紀揚其盛者乎則又奚必百城繪圖而後爲美也請以是爲公壽

封禮部員外戴公暨配杜宜人偕壽九十序

封禮部員外茂軒戴公之壽七十也予獲從諸親後登堂稱慶焉封宜人杜氏少公一年而皆晬容黝髮進退起居輕健如少壯于時賓客如雲莫不欣欣瞻望嘖嘖稱羨以爲不易得也越茲二十年公與宜人壽九十矣邦奇縻職京師每詢動履則聞精力加强而榮服彌盛則欣躍頌歎以爲振古之所稀聞而四明之所未有也猗歟休哉夫人生所願望於平日而倚賴於暮齒者惟子孫之才以顯耳而不可必也幸而才以顯矣而已或不待則身後之光榮孰與生前之娛樂邪求之古昔惟

宋陳省華氏伉儷齊壽而三子顯名史氏傳之至今以
爲盛事杜宜人生子五人焉而四舉進士德氣之溫粹
才行之超卓聯輝而交映謀猷事業闓焉未涯蓋璠璵
經緯趾美王韓而四謝四洪殆不足以方之則視堯叟
兄弟爲如何而省華氏之偕老又未聞其並躋大耋康
强熙茂如公與宜人也公孝友天至淳古性成人有過
如不聞有急惕然如在已責于鄉校分教于輿化諄諄
課誨而動之以誠士賴以成名者甚衆宜人自少淑給
諫公之家教慈惠貞懿安安而有則古謂享殊福必有
殊德於公與宜人益信公先大夫郡伯公敦龐弘博好

善不倦歷仕四郡並著愛徵而壽亦踰九十以終蓋凝
命基祉其所從來遠矣先郡伯公於邦奇先大父爲姻
隣平生莫逆先君復與公伯子靜山郡伯先生結盟鄉
社邦奇又誤被知愛於南岡僉憲東石憲副少石工部
而工部仍惠婣我宗叔東沙都憲以是公集慶之由雖
天下知之然未有詳於邦奇者也念昔稀齡之慶嘗奉
鄉先生意爲文致祝今也上壽初度鄉之仕于京者致
政于家者復合辭徵文焉而東石憲伯適自京師擢官
之任便道歸覲遥想伯仲金緋照耀桑梓而靜山以古
稀之年舞綵於北堂之日人生至樂孰其儷之奇也情

不容過謹序而將之雖不腆之辭不足以發揚盛美然
夙稔見聞無敢溢譽庶幾徵天道以歆動鄉俗未必非
諸先生之意云

壽宜人趙氏六十初度序

宜人趙氏少參裴公配也今年四月四日其六旬初度
而壽序者祝壽之文言也以初度壽者今之俗而祝壽
則古之所有也人有德而好之不必其德于我也况其
德於我者則尤好慕之而願其壽尤人之情也是故不
容以無祝也且夫人之祝壽爲其有所享也今宜人者
方安焉備享乎諸福之隆則其壽豈徒哉而又胡可以

無親也是故文章軼于時名聲動乎俗進乎廟朝敷播
告而賓遠人横金紆朱振乎昔之鬱崇而霈生靈乎惠
澤者宜人之獲其配也勤儉以克家積學以待用陟于
堂順而敬聚于庭恭而友翠竹碧梧鸞停而鵠峙者宜
人之有其子也蘭茁其芽姿英而色秀瑤環瑜珥瑩然
輝映而可悦者宜人之有其孫也而其
錦誥龍章霞帔翬翟不出閨闥而沾命乎九重數之崇
也禄受於天稼宜于田倉有帛庾有粟唯諾趨走惟意
所役養之厚也凝莊其容豐碩其貌望而知其福之盛
也勤而不僤富而不驕貴而不亢内以宜于家而外以

宜于族閭而知其德之隆也年六十矣而動履不渝于舊則其遐算可徵而德之隆之致之也初度之日內外親屬怡然登堂而致祝者懷其德而願其壽幼者獻長者酧晏笑終日亹亹而不能去者願之深而樂之也予兹係官于朝未得以與其樂而緘辭于千里之外地雖異而情則同也宜人于予爲表伯毋而其子曰稷者又予妹婿也始予年未弱冠而偕計于京師則已拜瞻宜人而日辱愛焉是親戚之分加隆而惠愛之情加篤也故于宜人既爲之序而復係之以詩歌盖其意有所不能罄而言亦不容于遽足也其詩曰

氣清和兮首夏天雲片片兮輝瓊筵親賓會兮咲語喧雜簫鼓兮堂之前霞之帔兮鳳之冠紛綷縩兮載雲軒從青鳥兮來翩翩酌瓊卮兮咲而言從若今兮千萬年

封宜人趙氏七十壽序

吾表伯毋宜人趙氏壽六十時邦奇于京邸為文遥賀蓋於寵封之榮鼎食之腴伉儷之諧祚胤之盛嘗叙言之既復以為備福如宜人今之天下未有其儷求之古人名寵如班大家後嗣如桓少君豐崇如馬季倫可謂盛矣然或虧願于偕老或頹宗于叔世則吾宜人之福

信古稀之福也自昔至今又十年矣而咨髮啓處無改
于舊壽亦所謂古稀之壽也哉 袁伯父少參公於吾祖
君父情投斷金仲子邑庠生稷實于妹婿而于吳氏甥
又以字宜人之孫世誼之篤將綿引而未既也昔李太
尉謂其外孫鍾瑾似我家性以其孫膺之妹妻之然膺
性峻激於其妹婿乃有不同孟軻之譏是故姻婭之世
續恒易而氣味之兼同實難若邦奇於宜人之門歷數
世踰百年如一日然而未始有間焉者又豈非古今之
希見也哉宜人於大家之厚重少君之勤約季倫之辯
慧兼而有之乃其所以厚姻鄰而基百祿者也而邦奇

實詳知之則雖之師古之文而申致慶祝於十年之間以暢豫諸姻之心而風勵閨閫之教亦惡可已也雖然宜人德福之備與邦奇世契之情雖屢書而不能盡然嗣今以往駸駸耄期之年則所爲頌希世之美者固當留不盡之意以俟于無窮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八